



美女为何叫“尤物”

■张 明

有个词,形容美女,叫做“天生尤物”,意思就是美得没边儿了,而且不是“人造”的。今几个咱就说说它的出处。

这个词在《左传》里出现过。当时晋国有个大臣叫叔向,想娶楚国大夫申公巫臣的女儿。可是叔向的老娘不同意,非让儿子娶自己亲信的闺女。这位太太还用申公巫臣的老婆做例子,吓唬儿子。

申公巫臣的老婆夏姬,是春秋时期很有名的美女。她先后嫁过两个丈夫,结果这二位全死了。夏姬也不安分,和陈国的君主私通,把自己的儿子惹毛了。她儿子犯上作乱,杀了陈灵公,几乎把整个国家折腾散架了,自己也搭上了性命。所以夏姬一直被认为是个不吉利的人。

叔向的老娘说:“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这话大概就像“可怜人必有可恨处”那意思似的。大意是,我听说特美的都有特别让人厌恶之处。然后这位夫人还举了历史上的几个例子,目的无非是想说明,娶了美女不踏实。她最后特别说了一句话:“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

这里的尤物,指的就是很漂亮的女人。“尤”这个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异也”,即不一样。“移”即改变。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女足以能改变一个人,要是没有德义镇着点,早晚得带来灾祸。

叔向听妈妈的话了吗?没有,还是娶了,还生了个孩儿,可这孩儿最后也挺倒霉的。看起来这是应了叔向妈妈的话,可是这位夫人所说当然是种偏见,不过“尤物”却作为略带贬义的词被保留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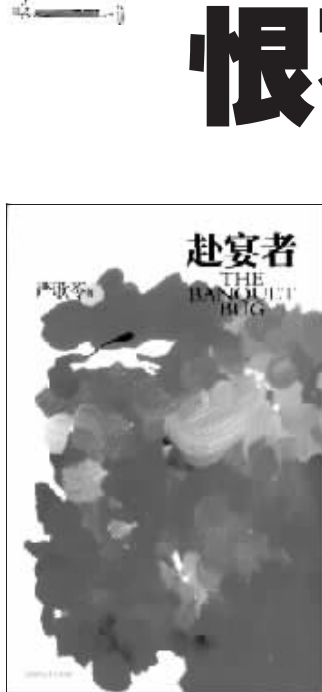
除了形容人之外,“尤物”还有一个意思,是指珍贵物品,有时也被用来形容风光啊之类的事物。陆游在一篇写风景的文章《过小孤山大孤山》里写过:“……冬夏晴雨,姿态万变,信造化之尤物也。”意思就是这风光没治了。

形容女性的词,最常见的就是“红颜”。其实这个词的本义,是指年轻人的红润脸色,后来被引申专指女子美丽的容颜。曹植有诗云:“夫何美女之烂妖,红颜晬而流光。”

还有一个常见词是“佳人”。它 also 指美女。不过它还有另外两个意思,一是指“美好的人”,《楚辞》里有“惟佳人之永都兮”一句,说的是楚王;另一个是指“有才干的人”,《三国志》里评价魏国的曹真,就称之为佳人。所以有时候读古书得看准了,别给人家变了性。



《走近钱学森》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叶永烈 著 定价:49.00 元
为缅怀杰出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继《民族之魂——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精神风采》之后,作为钱学森著作出版基地的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日前正式推出作家叶永烈所著的《走近钱学森》(原名《钱学森画传》)。



这次,严歌苓没有写爱情,严格来说,是爱情在这部小说中的地位不似以往那么重要。但是,在这部以写实和讽刺为基调、以黑色幽默为行文特色的作品中,爱情被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色彩,仿佛喧嚣闹市中可供心灵休憩的桃源。文学作品向来讲究张弛有度,而且《赴宴者》中的爱情不仅能用来舒缓情节和情绪带来的紧张感,还因为对妻子的爱——在吃宴会时总想着带妻子也来享受一番,并冒险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才让人们多了一个原谅“宴会虫”董丹的理由。

其实,或许很多人从就没有讨厌过这只“宴会虫”。小



有“语林啄木鸟”之称的《咬文嚼字》编辑部,24 日公布了 2009 年中国出现频率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十大常犯语文差错。

十大差错分别是:

经常混淆的概念是:“祖国”和“新中国”。2009 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在相关纪念活动和媒体报道中,“祖国 60 岁生日”频频出现,正确的说法应是“新中国 60 岁生日”。“新中国”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历上的常见用字错误是:“己醜年”的“醜”。2009 年是农历己丑年,有人以为“丑”的繁体字是



2009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相应事件都有相应的文学作品。

季羨林:远去的大师

在 2009 年离去的大师中,季羨林先生对读书人的影响最深。季先生生前最后的授权作品是《读书与做人》,书中精选了季先生读书、治学期间对平生师友的回忆文字。翻读这本书,对我们这些后来人,总有很多的人生启示。

张爱玲:作品里的是和非

2009 年 4 月 8 日,张爱玲封

恨不起来的“宴会虫”

说的英文版书名《The Banquet Bug》,直译过来应该为“宴会虫”,意指那些在宴会上混吃混喝的人。总觉得若把一类人称为“虫”,即使不含贬义,也不会有多少善意在里面,例如蛀虫、寄生虫。而翻译过来的名字变成了“赴宴者”,很中国化的表述方式,不仅不再含贬义,甚至还能读出对一个个体的尊重。

私下以为,“虫”在这里也许是弱小的代名词。不变成“虫”,董丹可能终其一生也看不到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看不到众多阶层和行业的潜规则。曾经的苦难让他愤怒,存留的良知让他想要反抗,但他生就是“虫”,柔弱的身体暴露在浑浊的空气中,无处隐蔽又无物依傍,倾其所有也无法改变什么;反倒是那些看似可以行走在阳光下的大人物,无论是某领导家的儿子,还是建筑公司的老总,谈笑间,就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硬着头皮去为别人的希望而写稿子的董丹,怎么都令人恨不起来。宴会的极尽奢华和董丹对寻常日子、对饥饿的回忆相互交织,建筑工人拿不到钱的愁苦与建筑公司老总一掷千金的豪迈两相映衬,无一不撞击着董丹敏感的神经,让人想起了诗圣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控诉。这

时候的董丹,真的让人心疼。

不可否认,董丹的正义感更多地来自于他本身苦难的经历,这看上去让董丹无法高大起来。事实上,他本就不是个完人,所以才会偷偷出轨,才会伪造证件去看“人体宴”。对于“宴会虫”董丹,恨也好、同情也罢,其实都源于他掩饰不住的真性情和欲望。欲望人人都有,只不过程度不同,或者有的人不越道德雷池一步,有的人却早已不知道德为何物。更多的人,像董丹一样纠结在善与恶之间,邪恶时,会暴露出人的贪婪、欲望与自私,但就是那一抹永不消逝的善良,让我们原谅他。因为理解,所以宽容。

这部作品让人想起了清朝的《官场现形记》,不同的是,《赴宴者》的背景设定在一个更广泛的层面上,且有完整的故事构架。故事情节看似荒诞不经,但那种细腻的描写和对人性的真实刻画,又让人觉得这样的事儿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赴宴者》之所以好看,既归功于严歌苓对社会的关注和体验,同时也归功于她的文字——她的文字可以美得像诗,让人一瞬间迷失在了那种诗意的温柔中;可是,突然之间,又锋利得像把刚开刃的匕首,毫不留情地刺进去,血淋淋地拔出来,正刺中你心头最柔软的地方。(李宁)

跟自己过不去的严歌苓

对于一个功成名就的人来说,挑战自己的风险要大于常人。这不仅因为起点太高,还因为一次失败的尝试,可能让之前的努力归零。

作为颇受好评与关注的著名旅美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严歌苓无疑是成功的。即使没有体会过她 20 余岁崭露头角时作品中才华横溢的灵气,甚至没有读过她巅峰时期的《穗子物语》《第九个寡妇》《小妹多鹤》等,至少还能通过有她担任编剧的《少女小鱼》《梅兰芳》等影视作品来了解她。她几乎登上过所有台湾文学大奖的领奖台,她的小说也是众多一线导演的目标。

而用英文写作小说,于她来说还是第一次,能写成什么样,她自己也不知道。所以,英文小说《赴宴者》是她对自己的一次挑战。用她自己的话说,是“跟自己过不去”。为什么要为难自己?严歌苓说因为这会“使你的生命力突然达到更高的强度,或说浓烈度”。这一“过不去”,严歌苓竟意外地发现了“原来我也可以很幽默”。

近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这部小说的中文版。不管这部作品是否让作者的生命力达到了预期的强度和浓烈度,仅仅是这份“跟自己过不去”的勇气,就让人钦佩。

《咬文嚼字》公布国人常犯语文差错

“醜”,就在日历中将“己丑年”误为“己醜年”。

容易用错的成语是:首当其冲。所谓“首当其冲”,意思为首先受到冲击,遭遇灾难与不幸,不能理解为“冲锋在前”。

经常误用的量词是:位。“位”不是一个普通的量词,它含有敬重的意味。但有些媒体却用其表达“一位罪犯”或“一位贪官”。“位”也不应用于自称。

影视剧经常写错的人名是:貂蝉,常被写成“貂婵”。汉代,人们认为“貂”与“蝉”都是美好的事物,因此用来做美女的名字。

引文容易张冠李戴的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话普遍被误认为是唐代名臣魏征的名言。其实,这是唐太宗在魏征去世的时候说的。

地方宣传中经常误用的词语是:故里。现在一些地方为了提高知名度,常号称是某名人的“故里”,理由是该名人在当地生活居住,为争夺名人“故里”称号甚至相互对簿公堂。其实,“故里”指的是故乡、家乡。住过的地方应称“故地”,住过的居室应称“故居”,都与“故里”无关。

菜单上经常出现的错误的菜名是:宫爆鸡丁。其实,正确的写法应是“宫保鸡丁”,它的得名和清代丁宝桢有关。此人曾官封太子少保,被尊称为“丁宫保”。

网络中最容易混淆的字依旧是:“帖”和“贴”。帖,音 tiē,是写有文字的纸片,名词。贴,音 tiē,是把薄片粘到别的物体上,动词。

时政文章中容易出错的词语是:兴亡周期律。这个词经常被误写为“兴亡周期率”。“周期律”是一种规律,指事物发展过程中某些特点反复出现。

此外,有人搞不清“似的”和“似地”、“渐渐的”和“渐渐地”谁对谁错。正确的应该是“似的”、“渐渐地”。

(孙丽萍)

三月是《噪音太多》,四月是《我执》,十月《读者》又大面积地铺开。4 本书换了 3 家出版社,似乎并不多见,想是梁文道的书十分畅销,每家出版社都争着分到“一杯羹”。梁文道的成名,其实是电视媒体所赐,说白了,只是“电视媒体”的走红,并不是梁文道思想的走红。

王树增:全景式展现解放战争

10 月,是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的生日,回忆和描写解放战争的作品纷繁多样。著名作家王树增的《解放战争》(上、下部),在这中间无疑是分量最重的。全书 130 万字,全景式地展现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

(艾里香)

2009 年的那些人那些书

存数十年的小说《小团圆》在大陆出版,这本迄今最接近张真实生活的小说,却让“张学”研究者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小团圆》描写出身传统家族的女主角,与有妇之夫、汉奸邵之雍热恋的故事。小说中极度赤裸的性事描写,使人无法相信这是出自张爱玲手笔。《小团圆》虽然热销了,然而违背作者意愿的书该不该出?《小团圆》是面镜子,它照出了“张迷”们不知道的另一个张爱玲。

阎连科:好评如潮

2009 年父亲节前夕,备受争议的著名作家阎连科,推出《我与父辈》,畅销 30 万册,与他此前遭禁的几本书待遇截然相反。

《我与父辈》一反常态,没有争议,没有指责,好评如潮,非常畅销,被誉为“2009 年最感人的书”。

梁文道:靠电视媒体走红

现在逛书店,显要之处总能见到梁文道的书。梁文道“转战”内地,一月《常识》初试啼声,